

向记忆道歉



My Apologies to Time

向记忆道歉



MY APOLOGIES TO TIME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向记忆道歉/柳叶刀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07.11

ISBN 978-7-80225-369-8

I. 向... II. 柳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62961号

向记忆道歉

柳叶刀 著

责任编辑:李曼

装帧设计:许财宝

责任印制:韦舰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65270477

传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010-65512133

读者服务: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刷: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00×1000 1/16

印张:18.5

字数:170千字

版次:2007年12月第一版 200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225-369-8

定价:27.00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：美人如玉命如烟 / 1

晓晓的选择 2

红菱艳 7

做母亲的代价 13

枫月 19

海的女儿阿梅 24

抗美：我没法死心塌地 30

抗美的第二个故事：听天由命 35

山村美女 39

寻找有尊严的死 46

第二部分：艰难的时世 / 51

记忆中的格格奶奶 52

刻水仙花的鞋匠 59

剃头师傅菜头 65

她终于放平了身子 70

红的弱智妹妹 75

老师的日子 80

第三部分：勇敢的心 /85

这样死最痛快 86

老兵，我怕你 91

与狗为伴的小胡 97

排雷手的最后心愿 102

血的抽象画 108

老董的门槛 113

豆子，你还有啥不敢吃？ 118

第四部分：革命时期的爱情 /123

大夫在黎明前告别 124

爱是刀光剑影 129

病案室里的尘埃 135

老王的第二个故事 140

栀子花开了 145

你就是那个三月雪吗？ 150

第五部分：卑微的困厄 /157

针麻的悲哀 158

她没有别的选择 164

林医生和他的女人 169

猫头鹰的访问 175

山里的亡灵 180

兔子想浪漫一下 185

开酒戒的小袁 190

第六部分：尘埃里的花朵 /197

小海鹰，你好吗？ 198

卫星想上天 203

沙四龙的二胡屠杀 209

白色是有声音的 214

驴子是戏癫子 219

迎春花是黄色的 224

第七部分：病房恩仇录（一——十一）/231

后记 你需要什么样的结局？ /282

编辑人语 要快乐活着，更要勇敢 陈昱 /285

＞ 第一部分：美人如玉命如烟

晓晓的选择

晓晓走路的时候，两只胳膊放在胯上，很轻很轻地走，就像是怕踩死蚂蚁的样子。我不能跟在她后头走路，队列训练除外，跟在她后头，腰酸、肩疼。华说晓晓走的是“一字步”，脚跟和脚尖在一条纵轴上。华很羡慕晓晓。她说：“简直是跳舞呢。”华深吸一口气。华很胖，走路摇着身子走，梦想就是有朝一日瘦得像仙女一样。

都是军装，穿在晓晓身上，肩是平的，腰是收口的，裤腿是直的。晓晓队列训练的时候，教官、院务处的张助理就会说：“晓晓的立姿最好，不像你们。”他挨个指着我们：“全是罗圈腿。”张助理走到华跟前，把手里的尺子塞进华的两条小腿中间。“你看，并不拢。五公分的间距。”华就绝望地看自己的粗腿，早上的阳光从她的小腿肚中间穿过，在地上画了一个圆。再看晓晓，裤腿笔直，阳光掸了一下，就掉地上去了。

我说：“华太胖，并不拢。”

大家就笑。张助理就气，这班女兵，惹不起。

晓晓只是眯了眯眼，嘴角弯起来，盯着张助理的腿，“你也是罗圈，小罗圈。”全体大笑。

张助理喝一声：“解散。”

我们“刷”地一个立正，四下散去，石头打飞的雀子一样。

张助理就站在太阳下，气恨恨地：“惹不得哟。”四川话，唱歌一样。

男兵们都不敢惹晓晓。

最经典的事件是全院干部大会。男兵们扎在一起嗡嗡地说话，苍

蝇一样。晓晓过来了，嗡嗡声干干净净地没了，水冲过一样。政委坐在台上背讲稿。下头没了声，他往下看，摇头，哼了一声：“见鬼了。”没想到话筒开着，礼堂里，政委的声音排山倒海地响起来：“见鬼了。”

晓晓是宣传队的，唱歌、跳舞、说山东快书、朗诵，什么都行。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宣传队的女兵们很多，个个都被男干部缠着，就是没见晓晓的什么动静。大家都说，晓晓肯定早就有男朋友了。

晓晓被军区文工团借走了，军区排练现代京剧《龙江颂》，少一个弹钢琴的。晓晓从小就练琴，人家妈妈是钢琴独奏演员。晓晓就被抽去弹琴了。女主角江水英书记一上场，就靠钢琴来点英雄气氛。

晓晓原本只是在台后当无名英雄。哪想到另一个剧组《杜鹃山》里的主角柯湘，急性阑尾炎犯了，上了手术台。军区正开师以上干部会议。首长点名看《杜鹃山》。团里急了，有人问晓晓：“你会唱吗？”

“会啊。我还会演呢。”

文工团政委说：“先扮上，死马当活马骑了。”

扮上了，走台。“无产者等闲看，惊涛骇浪……”柯湘在边幕开唱，台下先惊了一下。

晓晓踏着鼓点在台边的地主老宅门前亮相，白衣短发，杏眼圆睁，声遏行云。那叫一个美，简直就是拿枪的杨贵妃、剪短发的穆桂英。政委叫一声好，站起来鼓掌，“他妈的，部队就是藏龙卧虎啊。伙计啊，咱有救了。”

晓晓说：“我也就是游击队员。”她把人家正规部队的比趴下去了。

首演大获成功。医院的人都知道军区首长说：“这个女同志不简单，可以调到文工团里工作了。”

张助理说：“等着办调动吧，她回不来了。”男兵都松了一口气。晓晓让他们心事重重，找个差的，咽不下这口气。找个好的，比不过晓晓。真他妈的不是男人过的日子。晓晓如果走了，天下不是太平啦？

晓晓回来了，剪短发，人称“柯湘头”。

华正忙着去结婚。她同晓晓一间宿舍，整理着结婚的东西：一对枕套、两床被面、一束塑料花。华问晓晓：“你的男朋友在哪里啊？”

“我没有男朋友。”晓晓说。

“真的啊？”华笑起来，“骗人吧。你还没有男朋友？我都有了呀。”华一直认为自己是女兵中最后一个嫁出去的人，她老说自己：“我太胖啦。”

“你有了干吗就得我有？”

“我这样的条件哪能跟你比啊，我的形象不好啊。”

“五官端正，哪不好了？”晓晓扳着华的肩膀左右看，“就是脸胖了一点。”啪啪地拍华的脸。

只有我相信晓晓没有男朋友。晓晓小学的时候就是我的同学了。

我问晓晓：“你还真的谁都看不上啊？”

“谁说的？我也奇怪，怎么没有人找我呢？”晓晓在屋子里转，“他们都瞎眼啦？我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没人要？”晓晓盯着我，“是不是因为我漂亮？”

“肯定。”我说，“你就是太漂亮了，分点给我好了。”

“啃你的腚。”晓晓还在转，“我就像那种磨面粉的驴，成天转。转不出这个磨盘。”她指着墙壁上的一张画，“你看到了吗？”

一张竹子。我扫一眼：“哪买的？”

“狗眼啊，我画的。郑板桥的竹子。”

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噎死。

晓晓拿着一张信纸。信纸下角印着一幅竹子，“我看着这个画的，纸是从文工团拿回来的宣纸，他们的美工很会画，我学了两手。”

“完了，晓晓。”我说，“你没出路了，谁让你是美女加才女啊。你要嫁出去了，咱们这些人还不是都跳河了？谁要我们啊。”

晓晓宣布自己要出嫁了。男朋友是军区一个首长的儿子，比晓晓大三岁。首长请文工团长做的媒人。

张助理说：“人家是什么人？当然是首长的人。”全院男兵都兴奋起来，晓晓出嫁了，喜讯啊。从此没有人可以让男兵们自卑了，扬眉吐气的日子真的是幸福啊，跟喜儿出山洞一样。

晓晓回到医院的时候。范医生问晓晓：“蜜月过得怎么样啊？”

晓晓嘴一弯，“我就知道你要问。你说呢？”迈着一字步走了。

范医生看着晓晓轻轻地走远，叹一声：“那个混蛋真的快活啊。”

晓晓跟我说：“我老头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。”

“首长的儿子么。”我说。

“不是的，他好像要求特别高，我不肯就掐我。”晓晓拉起毛衣给我看她的胳膊，上面有淤血，“有的时候还咬我。”

“你是不是碰上虐待狂啦。”这种人我见过。我们科里的一个女病人让老公打得要死，她死活不肯要肚里的孩子，现在还住在医院里。

“可是他平常挺疼我的啊。”晓晓说，“什么事情都不让我干，他看到这些淤血心疼得掉眼泪，可到时候又会那样。”

话说过了，日子照样过，晓晓怀孕了，还是走着一字步。别人都说，那么轻的身子一定是个男孩子。我在科里的黑板上写：晓晓，50%男婴，50%女婴。她已经临产了。

晓晓生了，顺产。进产房的时候，她问我：“我会大叫吗？”

我说：“叫，不叫做不到。”

“你看好了。”晓晓握了我一把，疼得我差点叫起来。

“准备战斗。”晓晓在待产室里走来走去，挺着肚子扶着腰。疼了就抵在床沿上。旁边的一个孕妇依着丈夫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嘴里喂鸡一样“啧啧”个不停。“啧啧……啧啧啧啧”很押韵。

晓晓斜眼看着，一声不吭。

晓晓上了产床。她说：“你给我一点支持。”

我说：“我的手腾不过来。”

“你就说，你不要叫，叫了就是孬种，就行了。”

我手上忙，嘴里忙，“晓晓你不要叫，你叫就是孬种，晓晓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头发，晓晓你深呼吸，晓晓，就要出来了，再用一点力气，好样的，晓晓，你不是孬种。”就把孩子生出来了。一个大胖小子，七斤四两。

晓晓没哭没叫，一身汗。看过儿子，她说：“我以为我会是一个孬种。”眼泪一下子就冒出来了，笑得嘴弯弯的。

晓晓出月子了，晓晓的丈夫来队了，天天绷着脸。

晓晓对我说：“真受不了，孩子那么小，他老是想干那事。”

“你跟他说道理啊，又不是没文化。”

“没用，我不同意，他就拉二胡。孩子睡不着就哭。”

晓晓的丈夫拉了一个晚上的二胡，起床号响的时候。他出门了。

我们找了他三天。三天以后，上海警备区一个电话打到了晓晓的公公那里。军区派人把晓晓的丈夫带回来了。

晓晓的丈夫是一个抑郁型精神病患者，从小就是，没人告诉晓晓。

晓晓离婚了，她说：“你们把我害了不要紧，你们难道不知道精神病会遗传吗？如果我的儿子将来也是这样呢？”

好多年后，晓晓到杭州看我。她告诉我她在谈恋爱，同一个中国有名的医学专家。那时晓晓已经五十出头了，还漂亮得不行。

“我很爱他。”晓晓说。面对湖西的茅家埠，晓晓说：“我觉得很幸福。”

我说：“你能够接受一个老男人的生活习惯吗？”

“他心态很年轻啊。”

没多久，晓晓给我电话，“我同他分手了。”

我不吭声。

“你好像不吃惊啊？”

“我早就不会一惊一乍的了。告诉我什么原因，别跟我说生活习惯不同啊。”

晓晓说：“还让你说对了，我不习惯他早上刷牙的时候干呕，惊天动地的，真的。吓人。吃饭的时候老吧嗒嘴。”

“就这？”我笑起来。

“对啊，这还不够啊。我以前那位从来没这个恶习。”

我们一下子都不说话了。

“我儿子可活泼了，你听到了吗？他很像我们家的人。”晓晓说。

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会飞舞的。只是有的人笨一点，有的人灵活一点。但是，有的人是精灵。她是天空的女儿，所以，她一旦飞舞起来的时候，天空会弯下腰向她致敬的。这个时候，彩虹就出来了。现在，我们看到彩虹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

红菱艳

认识英的时候，她正在排练厅里休息。是南把我介绍给她的。南在宣传队干过，唱样板戏《海港》，跳《白毛女》的红头绳舞，还有就是快板，表扬好人好事。我们都很佩服南。但是南对我说：“文工团有一个女的，那才叫厉害的呐。”

现在我看到了“厉害的呐”的英。她看到我们，走过来。我没想到，舞蹈演员走路这么难看，“八字脚，像鹅。”我很小声地对南说。

南白了我一眼，“土死了。人家练功都是这样。这叫份儿。”才知道一般的人想这么走路还学不会呢。人家是专业舞蹈演员。

英，一把头发结结实实地绾在脑后，盘着。眼睛就有点吊起来。看人的时候，很迷离的样子。浑身湿透了。她一手扶着把杆（我才知道这叫把杆，不是扶手。）顺带着就把腿架到了上面。腰向左右扭着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就是想看看舞蹈演员怎么排练。”本来我想说几句好听的，可是还是直直地说出来，好像江湖上点戏的坏蛋。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排练。”我都差点想鞠躬了。

英走回大镜子跟前，打开一只小抽屉，拿出一样东西。芭蕾舞鞋，芭蕾舞鞋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芭蕾舞鞋。脏、有点破。

我只看过三次芭蕾舞。

一次是《列宁在十月》。莫斯科大剧院里，王子和天鹅。突然克

里姆林宫卫队长就上了台，把正在挣扎的天鹅推到一边，“同志们，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宣布枪毙前沙皇尼古拉二世。乌拉！”就这一段，短短的三分钟。

第二次是在操场上，电影《白毛女》。“喜儿在山洞里看到大春”，记得那演员叫石钟琴，漂亮得不行。

第三次也是在操场，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。“常青指路”，简直就是王子。记住了一个名词：倒踢紫金冠。

现在英在我的面前系鞋子。她弯着腰，黑色的练功服贴着身子，人柔得像一匹缎子。

她立起来了，一下子比我高出了好多。她开始旋转，一下两下，风一样。

排练厅里只听到她的鞋发出的嗒嗒嗒的声音。

她停下来，拼命喘气，“想看倒踢紫金冠吧？”

没等我们说话。她飞了起来，腿贴着后脑勺，人像月牙。

我就像农民一样鼓掌，噼哩啪啦。英笑起来，在我面前做了一个拉裙子的动作，半蹲下来，低下头。

教化啊。她让我知道，自己瞎起劲地鼓掌真是太丢人了。

有人进来了。英的脸一下子就放平了。

“上午政治学习。你一个人又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一个男军人。说完就走。

英不说话。

下午在学校自修。南对我说，英是上海舞蹈学校学芭蕾舞的，分到军区歌舞团跳舞。大群众，配角都不是。演职表上就写着：群众甲。

看着解剖图谱，我想着英。她的腿真长啊，肌肉那么均匀。她的脖子真长啊，真是一只天鹅呢。

我不相信她就是一个大群众。

南告诉我，就是大群众，能跳大群众就不错了。

我坚持认为她跳得很好。因为她轻得就像影子。

南说：“她爸爸是‘国军’。”

我问：“‘国军’怎么啦？她不是共军吗？”

南说：“你这个人就是个浆糊。”

英到我们学校来了。她来借几本书，是南的，内部出版。《九三年》、《安娜卡列宁娜》、《你到底要什么》。还有一本是南从家里弄来的《笑面人》。这些书我都看了。躲在被子里看，一个晚上看得鼻青脸肿，手电筒也没电了。那时买电池都要托人到首长供应点去弄。

英把书扎紧放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。男式车。她朝我们笑笑，“一个星期后还你们。”

腿往后一抬，飞得高高的，笔直地从书堆上跨过去。骑走了。

南告诉我，歌舞团要排《沂蒙颂》了。这时我已经看过《沂蒙颂》的电影了，那里面有一个英嫂。我知道，这是从山东沂蒙山的红嫂的故事改编的。这个大嫂用自己乳汁救了解放军的伤员。

那段为伤员熬鸡汤的独舞跳得太美了，还有那首沂蒙小调。我激动死了。一定会选英的。

晚上，我们跑到歌舞团找英。我们说她一定会跳英嫂。

英很紧张地看着我们，“会是我吗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肯定。”

“肯定。啃谁的腩啊？”英笑起来。她说：“我跳给你们看。”

我们跑到了排练厅。门锁着。我们又跑回宿舍。英把东西能移的都移开了。鞋穿上了。她盯着床头柜，“好比这就是那只熬鸡汤的炉子。好不好？”

她吸了一口气。眼睛眯了起来。

“蒙山高，沂水长，军民心向共产党，红心似朝阳。炉中火闪红光，我为亲人熬鸡汤。续一把蒙山柴，炉火更旺，添一瓢沂河水，情深意长。愿亲人早日养好伤，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。”她一边舞一边唱，声音轻轻的。

印象最深的是她把手伸向床头柜的时候，一条腿轻轻地向后抬伸。好像那就是一锅为解放军养伤的鸡汤。神情温柔得让我头皮发麻。还有就是，她轻轻地摆着胳膊，肩膀微微抖着。她说：“这个动作是沂蒙山的民间舞蹈动作，编舞的人太了不起了。”

她站着，一直喘。泪水就那么流下来。

“跳舞真好啊。这么好的动作。”她又抖了一下肩膀。

《沂蒙颂》的演员名单下来了。英是英嫂的B角。

那个跳A角的是学民族舞的。

英问领导为什么。

领导说：“你的体型胖了一点。还有你长得洋气。不像劳动人民。”

说这话的，就是那天让英去政治学习的人。他是政治处主任。

晚上，在宿舍。英只穿着胸罩和短裤。她看着自己，问我们：“你们是学医的。我这样的身材胖了吗？”

“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，你好像是胖了一点。”我说。

南差一点要掐死我了，“你别听她，她什么都不懂。她不知道舞蹈艺术，她是一个先天愚型患者。”

英笑起来了。她又问：“我长得洋气吗？”

“不洋的。”我想补救刚才的蠢话。

“她放屁。”南又说，“你是长得洋气。不行吗？”

“是的。你的鼻子比较高，眼睛深了一点。”我只好说实话了。

英站在那里，好长时间不说话。

英开始疯狂的减肥。

她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把自己的两条腿吊起来，垂在天花板下，就那么直直的。这样她就睡不踏实，老醒。没觉睡，人还不瘦？

中饭不吃了。一顿只吃一两饭。青菜豆腐。

再看到英。她变形了。轻得像风筝。眼睛更深了，黑黑的眼圈，像一个中世纪的修女。

英还得练功。不知道她的力气从哪里来的。A角在那里跳，英就帮她调整动作，示范。大家都看着，没人说话。

八一建军节，《沂蒙颂》上演了。首长们都坐在前排。他们很多都是从山东解放区出来的。有个首长看得流眼泪，操着山东腔说：“没想到一个嫂子，跳舞也能把眼泪跳出来。”

英站在边幕，化了妆，看A角跳。

我和南也站在她身边。英说：“她进步挺大的，就是韧性不太好。”

台上的英嫂开始熬鸡汤了。英走开了，坐在化妆间，发呆。

过完节。我们放暑假了。

暑假过了一半，接到南的信：“那个王八蛋主任想和英谈恋爱。”

我飞也似的赶回学校。宿舍空空的，像个蒸笼。

南叉着腰，我也叉着腰。我们在屋子里乱走。

“他妈的。”南说。

“他妈的。”我也说。

我们赶到英那里去。

“他说，只要我能同他确定恋爱关系，我就可以上A角。”

“你笨啊。恋爱关系好那么确立的啊？”南叫起来。她正在谈恋爱。要打报告的。组织上有批准意见才行，到时候不干都不行。

“我不结婚就行。”英说。

“狗屁。”我说，“他是政治处主任。”

“那我就不生孩子。”英哭起来了。

哭够了。她说：“我想好了。决不后退半步生。”

南和我把英抱起来。她真轻啊，我的手碰到的是骨头。

英受伤了。她练倒踢紫金冠，摔倒下去，很重地摔倒了。她躺在练功厅里。“我动不了啦。”她说。

太可怕了。他们把英搬到了救护车上，这个动作害了英。

英的胸椎骨折。她躺着，不移动也许有救，可是她被七手八脚地抬上车子。她的胸椎错位了，压断了脊神经。

我们赶到医院。她正处在脊休克状态，随时可能死。

英躺着，被单下面几乎看到她的身子。她像丝巾一样薄。

英醒了，她不住地叫：“我怎么动不了呢？我的手呢？我的腿在哪里？”

英高位截瘫。我和南贴在门口的玻璃上看英，玻璃上全是我们的眼泪。

那个跳A角的演员来了。她靠在墙上，脸白得跟墙差不多。

英每天都在问同一句话：“我的手在哪里？我的腿呢？”